

4 萧关鸿／编

ZHONGGUO

BAINIAN

ZHUANGJI

JINGDIAN

# 中国百年传记经典

东方出版中心

4 萧关鸿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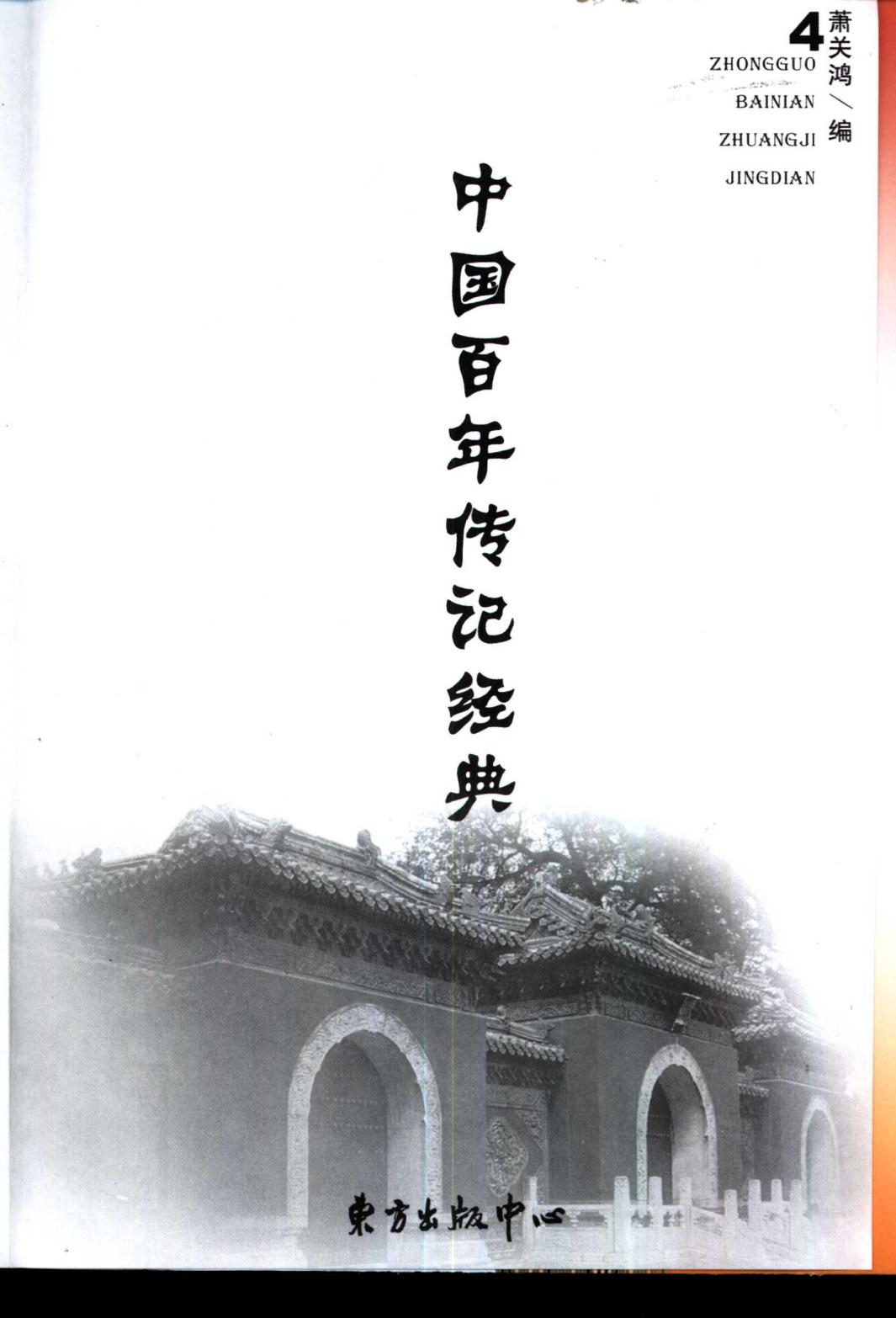
ZHONGGUO

BAINIAN

ZHUANGJI

JINGDIAN

中国百年传记经典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百年传记经典·4/萧关鸿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7

ISBN 7 - 80627 - 313 - 1

I. 中... II. 萧... III. 人物 - 传记 - 中国 - 现代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336 号

## 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四卷）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416 千

印 张：18.75 插页：2

版 次：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27 - 313 - 1/K · 29

定 价：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的第四卷，收入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发表的经典传记作品 10 篇。这些作品大都为历经 20 世纪风雨沧桑的政治活动家、文学家、革命家、外交家等文化名人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凭籍他们的大智慧，再现了历史的巨变和跌宕的人生。

其中，《八十年来》是著名政治活动家黄炎培“本我所见所闻和行动，秉我是是非非的直笔”而留下的近一个世纪的活动印迹。《知堂回想录》则是命运多舛的文学大师周作人以淡然的心情、旁观的眼光记述了重大历史事变中的一些小小轶事，透露着他亲切自然、行云流水般的一贯文风。《顾维均回忆录》则是举世闻名的外交家顾维均以“口述历史”的手法留下的一部现代中国的外交史。此外，茅盾先生的《我走过的道路》、夏衍先生的《懒寻旧梦录》，分别记载了 1934 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以及左翼十年文坛的风云变幻，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史料。再有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和陈白尘先生的《牛棚日记》通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记录和反思了这一文化浩劫所带来的历史悲剧。

本书每篇作品都附有编者题加的精辟案语，可供读者参考。

## 目 录

八十年来 .....	黄炎培 1
第二时期(1901~1913) .....	6
第三时期(1914~1930) .....	30
第四时期(1931~1949) .....	51
知堂回想录 .....	周作人 65
北大的南迁 .....	70
元旦的刺客 .....	73
从不说话到说话 .....	77
“反动老作家”(一) .....	80
“反动老作家”(二) .....	85
先母事略 .....	90
监狱生活 .....	96
在上海迎接解放 .....	100
我的工作 .....	104
顾维钧回忆录 .....	顾维钧 109
民国初年的北京 .....	113

目  
录

<b>早年自传</b>	<b>赵元任</b>	<b>145</b>
引言		149
在康奈尔的几年		150
哈佛研究院		161
风城芝加哥		169
在柏克莱的一学期		174
在康奈尔教物理		178
为罗素任翻译及结婚		184
<b>孔子传</b>	<b>钱 穆</b>	<b>197</b>
序言		202
再版序		208
孔子的先世		211
孔子之生及其父母之卒		213
孔子之早年期		215
孔子之中年期		219
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230
孔子去鲁周游		242
孔子晚年居鲁		274
孔子之卒		309
附孔子年表		313
<b>彭德怀自述</b>	<b>彭德怀</b>	<b>317</b>
庐山会议前后		322

我走过的道路 ..... 茅 盾 335

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 340

三松堂自序 ..... 冯友兰 3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392

懒寻旧梦录 ..... 夏 衍 455

左翼十年 ..... 462

牛棚日记 ..... 陈白尘 537

前言 ..... 543

一九六六 ..... 545

一九六七 ..... 557

目  
录

◎黃炎培

八十年來

《八十年来》于 1958 年写起，到 1964 年写成。1982  
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四章，即四个时期，本  
书选载第二、第三、第四时期三章。

黄炎培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黄炎培(1878~1965)，上海浦东川沙人。出生于穷苦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曾乡试中举，在蔡元培影响下，决计办学以唤醒民众扫除愚昧。1903年在川沙办起小学堂，反对封建，宣传清廷腐败，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回国后又办起著名的浦东中学，终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

1906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继蔡元培任上海干事，投身辛亥革命，又参加倒袁运动。

1931年春赴日本考察，归国后带着“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多方奔告，到南京找到外交部长王正廷，王竟大笑说：“如果黄某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某岂能知道？”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1940年，黄炎培与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章乃器等成立“民主建国会”。走中间路线，想在国共之间调停，达到和平、团结、民主、建国的目的。

1945年6月，黄炎培与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这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他因而认识了共产党。回重庆后写成的《延安归来》，宣传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成就，畅销一时，前后共印行了十几万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而造成特

务抄家搜查的暴行。

《延安归来》中有一段他与毛泽东著名的对话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经典论语：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一生坚拒做官。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电请他赴京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给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先是通缉他，逼他出亡，后又拉拢他，封官许愿，他都坚拒。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民盟转入地下，他不得不在地下党协助下，转移到解放区。他的儿子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惨杀。

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动员，打破平生不仕的惯例，以七十高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可见他当年对共产党深信不疑，直至1965年任人大副委员长时逝世。

这部回忆录是黄炎培先生 1958 年 80 岁开始陆续写起，到 1964 年才完成。虽然由他口授，别人执笔，但“本我所见所闻和行动，秉我是是非非的直笔”，而不用间接的材料，所以全书包含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文字朴实，保持了口述的风格。

## 第二时期 (1901~1913)

**南洋公学就学** 中国到19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20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我所投考被录取的是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南洋公学1897年开办(屡改名称，现名交通大学)，先设师范院，后设附属小学，后来名外院。后设中学，名中院。后设铁路班。1901年设特班，和师范班、铁路班合名上院。督办是盛宣怀，为的他是全国铁路督办。学校费用是从铁路收入支援的。总办是汪凤藻。

**外国人点名** 考试那天，我吃了一惊。大堂点名给卷时，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洋人直立着，西洋人自然穿西装了，奇怪的是西装的帽子上加一粒蓝色的顶珠。中国的学校考试，怎么有西洋人参加呢？可见得清朝末期一切措施的情况了。后来知道这西洋人是监院，名福开森。

**张元济口试** 缴了试卷后口试。口试我的一位，后来知道是张元济。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问我：你信宗教没有？信哪种宗教？我答：什么宗教都没有信。他说：好！张元济，号菊生，后来我和他在师友之间亲密相处了几十年。解放后病歿于上海。留下一首诗：“维新大业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这位先生的思想，虽还受

着历史性限制,但无疑地是富于爱国主义的。

蔡元培教育法 特班被录取的学生共42人。开课了。上半天英文、算学课,下半天中文课。中文总教习蔡鹤庼师元培(后来改号孑民)集同学谈话,交给我们一张中学分门清单,如: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约二三十门,让各人认定一门,蔡师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须写笔记送师批阅。蔡师还说到“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本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我呢,就选定了外交一门,蔡师开示“国际公法”和外交文牍几种给我。还指示我们“和文”翻译法。让我们从学习日文翻译中,阅读容易了解的日文书。

每人将所写笔记缴送蔡师,蔡师不但亲手批阅,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蔡师房里面谈,或就笔记,或就今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请教。不但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谦和,使每一学生都心悦诚服。这些还影响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

每月蔡师出题交特班同学抒写所见,题材是不拘的。记得有一次出题《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

学习演说 有一天,蔡师招全班同学谈话,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同学们感觉这话很有道理,蔡师还指示几种关于演说方法的日文书令阅看。就在蔡师领导下,成立演说会,

定期轮流学习演说。正热烈地学习，忽然感觉有些人只是操地方语，不会说国语，我亦是其中之一。就推请特班同学中一人南方籍而生长北方操国语的李叔同名广平，教我们国语。叔同这位同学，一生行事，是很突出的，设立“春柳社”，首倡话剧，后来出家为僧。

**初见马良** 学校满布着爱好学习的气氛，蔡师不但勤于教，自己还勤于学。南洋公学设在上海市西徐家汇。徐家汇设有天主教堂，旁设徐汇公学，中有一位大师马良号相伯，学力深造。蔡师和几位教师向马老学拉丁文。我追随前去，这是我初次见到马老。他老活到 101 岁。我最后见马老，那年他 96 岁。

每到夕阳西下，徐家汇周围大道旁，师生三三两两地漫谈散步，一种相亲相爱精神，简直描写不尽。

**应乡试** 到 1902 年秋天，沈肖韵姑夫信来了，约我和他结伴去南京应江南乡试。我生平只应过一回乡试，结果，榜上有了我的名字。特班同学分别在他本省应试，中选的 12 人，中间有一个共同的优越条件，过去考试都叫人做“八股”文，这年开始改八股为策论。许多人做惯八股，不会做散文，这一群特班学生，散文的锻炼，经过了一年半，当然没有什么困难。而我个人还有一点，江南乡试有一个试题：《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治外法权，在《万国公法》上说：“于驻在国所治之地外，得管辖其民之权”，是限于使馆所在地和使馆人员的。自五口通商，各国在我国开辟租界，把领事裁判权，假名着“治外法权”，是完全违反万国公法的。这一些道理，一般人不尽能正确分析，研究过万国公法，当然能信笔直书，我就在这上边得了便宜。

**八股文** 略谈八股文，我也用过十年功夫的。顾炎武《日

知录》：股是对偶的名称。八股文始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到废止时，计流行了514年。我在20世纪八股既废以后，曾游戏地作了八股的两股，这是我生作八股的绝笔，也许这在世界上是最后的作品了。好在占篇幅不多，写在下边，作为中国流行500多年的古典文学的最后纪念品。今后再没有人写八股文了吧！阅者不求甚解也好。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论语》第一章）——八股的两段

舍文章而求性道。五十学易，寡过犹惧未能。（一）何幸千里一堂，得畅聆乎苌乐鄰官之解答。观流水而奏清琴。得一知音，生平可以不恨。（二）纵对巴人下里，曾何损乎阳春白雪之孤高！

八十年  
史

全校解散 回校不久，大风波突然发作。中院某班教师郭某为了蓝墨水瓶问题，郭师主观地指定两个同学，严厉斥责，说：“要报汪总办开除你。”全堂学生说：不是这两同学做的。郭更怒，立刻报汪总办。汪总办没有调查，立刻下手谕将这两生开除。学生推代表求总办免予开除，总办下手谕将这全班代表一并开除。学生一致请求不已，结果全班被开除。于是中院别班学生每班推代表见汪总办，请收回成命，汪总办再下手谕，将中院全部1000多学生一律开除。形势越来越扩张了。上院、外院各班学生也每班推代表见汪总办请收回成命，汪总办又下手谕将全校学生开除。中间各部分教师分别见汪总办婉劝息怒，商量转圜方法，汪总办对所有请求，一概不准。于是全院大小学生包括特班学生，无论如何地全部向

操场整队，由各班教师带领着，整齐着步伐，走出他们内心爱恋着的母校校门，一座宏大而巍峨的师生们极度亲切地朝弦夕诵着的南洋公学，从此解散。在教育史上留下一页很突出而惊人的记录。

蔡元培师招我们特班生谈话：“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同学中对某一门能当教师的就当教师，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好。”于是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在蔡师领导下，先后在上海办起来了。有些同学就他志愿，各奔前程。我呢！

川沙办学 “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我乡川沙城里只有一个观澜书院，还没有学校，每月把八股文、试帖诗考地方士子。诗文做得好，有奖金称膏火。书院田产，收起租来充膏火。

机会来了，1901年清朝和占领北京的八国订立辛丑和约，命令各省州县办小学。1902年公布高等中小学堂章程，命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趁此机会，我和川沙几个同志如张访梅（志鹤）、陆逸如（家骥）等商量，大家认为只有教育救国。当时我们亲见一本书，是日本尾崎行雄的《并吞中国策》，简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大家认为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根据清朝命令，联名公呈川沙厅（后来改县）同知陈家熊，请将观澜书院改办川沙小学堂。但明知官僚作风，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许多人靠书院考月课，取得些膏火，补助他们生活，对改办学堂，成为正面的利害冲突，绝对不赞成。因此我们设计于呈文上加一句“除同时呈请两江总督部堂批示外”，果然川沙厅不敢批驳。我和访梅就在1902年冬天，冒大